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文公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三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

年卒贈少保諡文恭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宇衡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綢知州賈城遂拔總

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馬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渾河聞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

袁見龍鄧起龍石砬都司秦邦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焉石砬四川土司今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禦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開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候世祿姜弼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濠薄城應

泰與銓等分陴固守我

大清查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

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

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銓

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還辭父母乃縊死我

大清命禮葬之副使何廷魁懷印綬率其妻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食事崔儒秀戎服

諱大同人崔儒秀字微初陝州人陳輔堯揚州人段展涇陽人

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按

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行有險可恃文龍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峭船聯接登州為特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叅將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叅議分守廣寧頗得西部心及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屠卒千餘

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厲士民聯落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畧不習兵事欲恃西

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太監魏忠賢即魏進忠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

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

乾昌平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竊要白忠賢議

明事至嘉宗勢已一蹶不振况復身親賊後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場敵實由自取但自古聞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然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救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聞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腑不謀而合無如睿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鉞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諷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畧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穎水人為兵部尚書

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

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

壘三岔河亦曰三岔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

而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畧軍務賜尚方劍及行上宴之

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叅將守備分守諸要

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

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

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

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

幾我

大清鎮江前見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

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

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

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

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前見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

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驕而愎妄意降將李

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固中朝尚書鶴鵠深信之所請撫臣共為之鶴鳴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遠在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謂仲秋是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必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鳴促之廷弼乃議以畧重兵內護廣寧令劉渠守鎮武和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于此明廢今為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讚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宗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衛州西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蠻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知縣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蠢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砮女士官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

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十自林中出持羽旄中

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而空樓曳以牛俯賊城中城中人皆哭變元曰此呂公相持百餘

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效變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

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變元亦

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變元督良玉等奪

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

軍城中乏食變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

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

報仇嘉謨遂罷歸

戊壬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

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稚孝晉江人

御史江東謙字北孫歙人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

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

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

印七

明熹宗皇帝

門侍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叅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撤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東忠及副將劉徵叅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

在廣東縣東

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叅政高邦佐

字以道襄陽人

禁之不能止化貞

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

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踰蹕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聞陽驛聞敗叅議邢慎言

益都人

請馳救為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

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

注見前

及前屯

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

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

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

萊陽人

胡嘉棟

西華人

等先後入

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

侯震暘

字得一嘉定人

少卿馮從吾

字仲好長興人

董應舉

字崇相閩人

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

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

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

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目竄起為助乃分兵

西破安順注見前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而邦彥自統水

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土源出安順府為烏江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

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樞字長孺鄧人方受代已乞休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

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皆民兵分據以守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

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注見前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

急城中糧盡人相食先食糠糲草木敗草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而死守不

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

俊水西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

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皆樞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

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

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

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

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闢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禮有慈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閔之奸趙婉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燝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東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賜黃尊素字真長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

內操增至萬人東甲出入鉦歌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為弑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連引劾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薦葉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受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

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嘗教一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間異香多歸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

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

王森所以邪術倡教廣聚妖徒蔓延數省實為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

根株乃森既攝錄有司尚
令其倖逃三尺而其子及
徒黨又皆聚如寬縱遂致
遺孽復滋散于盜弄潢池
所至悉遭殘破總由政刑
畫匪徒無所畏懲而妖
賊橫行益亦亡徵之先見
耳

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
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
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
姬文允字士昌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畀小吏魏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時
承平父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肅施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
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
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
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
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
擊賊精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蕭山及國棟乘
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
磔于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
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
孫氏子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
文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路形勢而文
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
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淮罷

刑部尚書王紀

字維理芮城人

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為遼陽人年為監

年嘗通李永芳謀叛欲以甚廷弼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

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淮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向高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進募兵之說結交

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畧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哈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畧王在晉

明字初太倉人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里鋪在山海外設守兵四萬

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

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

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

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人陝西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

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軍聲頗振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虎善繼為

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求去承宗亦引疾

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復出關抵寧遠集將

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及滿桂

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

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都門非講學之地朝官非講學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寮自當以政務為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筆硯近地設院分茅自高壇站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即揆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羣小憎其伉直惜事生風力為攻訐甚至殃及先師本主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風聲得藉為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疎矣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

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

乃共建首善書院于京師

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

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

曹州人

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

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

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于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

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

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于前矣

謂徐階

元標不能

用及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從吾既歸寧小擊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阮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

阮修歷署曰歷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

崑山人

朱延禧

聊城人

朱國楨

字文寧烏程人

魏廣微

南樂人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

字子寬潼關衛人

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

先諂附遂援二人入閣

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

優如奴役

紅毛夷

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據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

即湖煙火相望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省治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

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廈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官軍禦却之仍築

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

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

絕達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枕後置照海鏡大徑較尺能照數

云百里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

人賁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

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

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其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叙永縣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

守仁所諱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

兵部侍郎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變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

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會長寧注見前連破賊若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坪在叙永

曰青崗坪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蘭州城唐置州在

今叙永尋為叅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眾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

窺遵義永寧變元敗走之諸將乘勝蹙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

父子竄深箐得免時變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

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

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安邦彥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皆不敢出三善

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

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

其愚銜三善陸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于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

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

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

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屋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忤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

王三善進討奢酋雖連戰
摧鋒軍聲頗振然亦值其
敗竄之餘易于奏績並非
有勝算獨揀既薄賊巢
益當乘勝掃除以清孽
乃三善輒因屢捷生驕淹
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息
游魂竟爾置之不問致賊
人得乘其退兵之隙尾蹙
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
老師坐取殞沒三善節雖
可矜而咎固無可諒也

達罷南星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先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斷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陳于廷字孟諤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氏諧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仲王之案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權瑞夏嘉遇字正甫松張光前字爾荷程國祥字仲元劉廷諫順天通州人等亦皆民譽眾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掌衛事許顯純定興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諡文毅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魏忠賢獨弄魁柄陰惡已盈顧此時雖眾正不容羣奸漸進而刑獄之柄尚在兩司故縱動于惡而無由自逞迨舊憤益甚遂藉東廠以立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輩又以羅鉗吉綱為之鷹犬爪牙延福縉紳由茲益烈浸假而廠衛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凶殘勢將及四載清流幾靡有孑遺其宗室